

召誥

詳考此篇其大意在於祈天永命而其所以祈天永命者敬德而已蓋敬德在人而永命在天修其在人者而在天者
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獲也苟其德之不逮而晏然自以為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已有天命其亡不旋踵矣
公於成王之初服即以此告之賢者之愛君必止祀于無形而閑邪於未然若其已然而後救之則衆人之所
不能也何賴於賢乎成王之成厥德蓋有自來也

書經共四冊一冊
十二冊
十三冊
十四冊
共訓
頁然冊後
頁未算

奉天遼陽州東區模範學堂
創年
宣於

大清宣統四年正月二十日
開學
乃高等
乙卯
丙班
第五期也

清亡島竟改為陽歷
於三月十日開學
茲誌於此

大清宣統四年正月廿六日
記

先祖第
英元吳氏
筆

現年十七在東區模範
乙班肄業第七期

高養山學

書經註大全卷

舊經范 翔野登生鑒定

鍾山錢希祥再文篇

召請此篇分二大段看自首至不作皆史記作洛之事見召公致誥之中自太保至末皆召公致誥于王記周公轉達之詞其大意以疾敬德為主蓋祈天永命不如于誠民而誠民又必本于敬德也

召誥

召誥者乃召公誥成王之詞也召公經理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故

名召誥

首節史臣敘說維二月既望及第六日乙未成王孟趨步自周京隨至千豐蓋以至洛之事告于文武之屬見其上有承也○此

書經卷之五

召誥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欲卜洛

北望嶽鄙顧瞻有河廣焉洛陽其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至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覺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奉答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各篇今

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託成王告勛以重其事。至豐以告朝者文武為勛榮之。君而作洛乃國之大事不敢不告也。

惟太師王在豐告廟乃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而行相視洛邑所居之處則卜有所託矣。召公奉命遂自豐起行而來到三月三日丙午月初生明及第三日戊申太保遂至于洛邑以建都大事。當稽於天乃命元龜卜其何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既得吉卜遂經豐而居其位大龜未興工而規模益已定矣。此記召公至洛以始其事也。越若來以上是承王命以剛定以下是隨天意以定宅。

越三節戊申既得卜而經營吳及第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已遷在洛之衆殷民歸荆棘平高下攻治其所經營之位于洛汭及第五日甲寅則左社右社前朝後市位次俱平定矣。此記召公定位以成其始也。舉事之初四方民猶未集且攻位之役其事易辦故只用其已遷之民上得卜見其敬以奉天而天意從此位成見其悅以使民而民心服。

若翼節用寅既定其位矣及明日乙卯周公于侵晨亦至于洛遂

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三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三十五里文王廟在焉成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上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敷尾二反戊音茂。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適邇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久戊申三月五日也上宅者用龍上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

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若翼位成者至社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位成者至社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殷民所以

樂從賢

節至三

四節乃

公誥誠

成王之詞

通作以疾

敬德為

不以誠和

小民為用

不天永命

為歸監

公夏殷乃

公德之法

遍觀于新邑所經營之處凡王城下鄒無不周瞻蓋以營洛大事故慎之也○此記周公至洛而慎其事也

越三節乙卯既至洛而筮觀矣及第三日丁巳祭以營洛事祭告天地其牲用牛二祭尊以簡為誠也及明日戊午乃祭告洛邑后土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卑以豐為敬也○此記周公祀神以重其事也而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節戊午祭告已畢有以祈神休矣然不能不用民力也于是定為役書至第七日甲子周公以四方諸侯皆率其眾殷民來供此役乃于是日之朝用所定之役書親命庶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之轉命于諸侯也○此記周公命庶殷以終其事也庶殷指民

說侯甸男指君諸邦伯是諸侯之長其供役者民率其民以供役者若總其君以率民供役者邦伯故轉命邦伯使轉命侯甸男之君以命庶殷也

獻既節周公以役書命邦伯邦伯乃以周公之命命庶殷既命庶殷

庶殷是聚殷民莫不懽忻鼓舞趨事以赴功焉雖曷且然而友民更可知矣○此記周公得民以成其終也上用牲是舉祀禮以仰祈神休此不作是定役書而下得人力曰庶民至作則諸侯可知而四方民亦可知矣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筮觀于新邑營公周

至則徧觀新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所經營之位

越翼月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祭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春秋傳曰

土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道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

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

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獻既命庶殷庶殷不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

司書卷五十一 崑崙山房

太保節魯洛邑畢局公將歸鎬京召公因欲陳戒于王乃以庶邦
冢君各有所職致慶之幣出而取之乃復入付于周公且言其意
曰我今拜手稽首有所陳于王而託公轉達之惟以作洛固為化
殷之基而若身實為化殷之本今新都則建誠欲盡誦庶殷使之
化怙修而為友順要必自乃御事始也公歸其以言言達之正可
乎○此召公欲戒成王而先自明其意也作洛之旨本為化殷
而化殷之本端在予身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焉已
自乃御事見非諸臣所能預即全敬德意下文皇天上帝以下即
旅王之詞蓋口授于周公而使之轉達耳

嗚呼節召公欲戒成王先自明其意我謂告庶殷必自御事者其以王
為天子固可恃而不可恃也夫皇天上帝其命靡常昔紂已居天
位為天元子而有此大國殷矣乃一旦天不終佑遂改其元子
之貴與茲大國殷之命而使我周代之今王繼文武而受厥命居
元子之嗣膺大國之勢固有無限之休美矣然可改于昔者未必
不可改于今則亦正有無限之憂懼也要其所以改之者特以不
敬之故耳誠能保心制行一以敬為主則天命在我自不忍遽改
矣嗚呼王曷其奈何不以敬自持哉○此下皆告王之詞此言天

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太保乃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呂氏
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
取諸侯贊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
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
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
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
御事不敢拍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
執事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
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
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

命不常而示保命之道也。皇天三句先以天之改商者引起下意。惟三三句見昔之命既可改今之命亦未始不可改以警惕之。末則言弗敬則改能敬則弗改以策勸之也。改字貫下句說王受命常補出文武來惟休二句重惟恤一邊敬字兼存發言朱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旨皆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

天既節承上節說天既示遠斷絕大邦殷之命矣是豈祖宗之積累不足固結天心哉。夫殷自成湯以來代有哲王其精爽多在干天宜若能爲子孫請命也。乃其後王後民服受天命却肆行無已自初至終昏迷顛倒于黎老則播棄之使賢哲潛藏于奸回則崇信之使病民者常在顯位于是同惡相濟虐害其民民無可怪詎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號于天及往而逃亡求免其虐又被有司拘執無地自容民之可哀甚矣嗚呼上天居高臨卑固念商先王之德而不勝其矜憐四方民之心故向時眷殷之命今遽改而眷命我懋德之文武也天命一經即祖宗德澤亦不足恃如此王其孜孜亟亟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天命可耳不然雖有文武在天之靈其可恃哉。此承上言天命既綱即祖德難憑以勉王敬德也。一氣讀下歸重到末一句智漸臻在則不能敬德可知民亡見執則不能讓民可知眷命用懋則天之永命不能祚矣懋字指文武懋德言亦字有味言天固念商先王之德而亦哀此四

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亦國未易亡而天下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

命厥終智藏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沮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

方民之無事也一不敬德則天絕其命祖宗亦無如何言外見王苟不敬德雖有文武亦不足恃可不莊敬曰強以敬厥德哉疾者更無等待只今便下手通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古節天命不常常有德豈特一代然哉我觀古之先民有若夏禹天既思若啓行若翼有以導迪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保佑之使賢足以敬承其緒當時禹亦知者天意知天地其德則益加貶白知天保其子則授以大器承順無違如此宜乎夏至今在也乃繫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殷代之矣又觀今之殷湯天亦思若啓行若翼有以導迪成就其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使繼舊服以有天下當時湯亦上考天意知天地其德則益則益加樹昭知天保其格則遂行厥德承順無違又如此宜乎殷至今存也乃紂爲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周代之矣夫禹湯能敬德故興也紂焉乃其子孫不敬德遂亡也忽焉天命之去留豈不視乎君心之敬肆哉○此承上言天命之不可恃而舉夏商之興亡以證之也只宜就夏商發出主賓意當以引起下節王勉王敬德誠民意下數節方見

今仲節夏殷天命忽然而墜失者纔居後王不能敬德之故而纔近老臣則尤敬德之助也今我幼冲之主銀綱天位矣此時德性未堅第一要隆師重道于壽考之臣必須爲心腹言盡計從切不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皆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哲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而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今

可輕易遺棄之所以然者蓋興亡之機備于古吉凶之理出于天
然壽考閔歷多而聞見博深契先哲心源于古人之祇德懋德皆
能稽考而如見其事以此言之是已不可遺矣况又智識高明其
揆慮定謀成聖命而期永命皆能面稽而默契乎天之理以此言
之是更不可遺也夫德在古資之壽考則可考既往而立經謀在
天資之壽考則可察未來而垂鑒敬德者不可得是人以爲輔成
○此欲其任老臣以爲敬德之助庶可無墜天命也○冲子與壽考
相對惟其爲冲子則每喜新進而憚老成故情以無遺告之遺非
必斥逐只不加以意所愛不遺猶遺此句尚虛下二句正堆其所以
不可遺之故兩曰字是說他如此兩其字指壽考言然我資其稽
古則可于往事有所鑑資其稽天則可于求事有所決須我不可
遺意列字是進一層語見稽天尤難于稽古也

嗚呼節召公又嘆息說嗚呼我王以冲子而嗣其年雖小然正不
得曰冲子也乃受天命以長民固即天之元子哉其必大能誠和
于小民消其悖逆而歸于遜順使皆歡忻鼓舞無有乖戾則向所
謂無疆之體者乃在今矣然民不易誠而誠之不外于敬德王當
以敬德爲先不敢顧爲緩圖恭小民至微而至爲可畏惟用此敬
兢業業之心以照顧祇長斯民之憂險則德無不敬即民無不誠
而得以永保天命乃無負元子之責耳○此言嗣王所係之重欲
其敬德以誠民而保天命也下數節皆是此意而此則其綱也元
子對上冲子說冲子言其年之小元子言其任之大爲天元子便

冲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况也幼冲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

故名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

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

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

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

壽考蓋君天下者之要

務故召公特首言之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召公歎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

之辭也誠和魯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爲

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

不敢緩於敬德用顧

畏于民之魯險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司書卷五

當代天子民非識之不可不曰安而曰誠者兼治教言非僅得所
之謂也雖字內已言敬德意能誠則邦本固而國祚永休何如乎
不敢從正所謂敬也周字聲連上句說用此敬德之心以觀畏
民之憂險難言疾敬德以誠小民耳

王來節誠民固永命之本而新邑實圖大之基今洛邑初成王將
來此繼天出治凡一切化民成治之事都要自己留心服行于此
士中觀容旁委也豈我一人云然哉且亦嘗說人君此一身所係
非輕今作此大邑非為遠慮計茲將自此奉啓天命以對越上帝
肇稱殷禮以謹祀神祇且自此教養萬民以宅中圖治觀且之言
亦可見自服土中之非誣矣王誠勉而行之庶幾民心悅而天意
順管周之命自一成而不易矣治民之效不即今見其休美乎
上言敬德以誠民而永命此則徵其宅洛而行之也通節重自服
土中一句蓋已前王求親政全賴大臣夾輔今新邑已成乃成王
蒞政之始恐猶倚恃大臣不自已援舊故先破其所恃如此所服
行者固即誠民之事然包括甚廣以虛照為妙引周公語而稱曰
者君前臣名也配天祀神治民周公本平說召公引來畧重中又
句觀未云治民今休可見成命者一成不易之命言能服土中是
重能紹上帝而眷顧之命有成矣治民如是其休美豈待後日始
見乎此二句乃名公期以宅洛之效也

王先節宅洛本為化民然不得遽求之民也蓋民者民所服也今
殷御事之臣習于紂惡必先有以馴服之而後可何以服之惟使

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

之中故謂之上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
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
公以自服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
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祭神祇自是
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
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
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
事言則日東景夕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
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
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
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上中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且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

他親近副貳于我周之御事聞正言見正行朝夕慕效以副制其
陷淫怙侈之性將向時習于惡而為惡固惟日不足今習于善而
為善亦惟日不足悔悟前愆改過自新豈非轉移民俗之善機乎
○此推言化民必本乎臣也服服句虛比介二句正服殷之事未
句以敬言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言

王敬節化民固本于化臣然不遠求之臣也蓋王之一身凡臣民
所視效王當時時收歛此心凡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不以敬
為處所則有以成一己之德乃有以端萬化之源設不敬而德榮
於已又何以化人乎則宅中圖治即欲不敬德而不可也王蓋勉
之哉○此推言化臣以化民又不外敬德也傳雖專言化臣必謹
乎身然敬德所以誠民須兼帶化民說為是上句言當如此下句
言不可不如此纔是勉詞單言敬包備字在內故前云奈何弗敬

又云疾德德此云敬德所又云不可不敬德只一意反覆言之
我節我謂不可不敬德者良以敬不敬之間固斯明誠不誠之所
係即歷年示不示之所係也夫不知將來當觀已往今我周不可
不監視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乎有殷蓋必監其興亡乃可知所
法戒如夏先王受禪而有天下我不知他服天之命何以遂歷年

四百如是之久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知他何以遂不少延然
不可知者數而可知者理也以今看來惟桀作威數虐不敬厥德
乃早墮喪其命耳殷先王革正而有天下我不知他受天之命何
以遂歷年六百如是之久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知他何以遂

書經卷五

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
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
已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慮所也猶所

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
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其
言德之不
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商

周書卷五

不少廷然數不可知而理可知也以今看來惟糾毒痛肆害不敬
厥德乃早服厥命耳觀于不敬德而厥命則歷年之由于敬德
可知矣王不愆厥夏殷而疾敬厥德哉○此舉夏殷為監以明不
可不敬德之其也首我字指王而言兩監字兼監其明亡諒然玩
不敬早服二句當與重監其亡一連我不敢知以下正見不可不
敬也古人子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故曰不可知然不敬
則早降命則能敬如有歷年實無可疑也若可疑者數聽其在天
無可樂者理盡耳在我

今王節制更嚴不可知耳周平我肅自文武以來天命有專屬矣
今主聖文武而受厥命雖似天智獨隆然我所受之命固即夏殷
斷歷之命而移之周有其或歷年或早暨俱未可知也王當念二
國受命之先如禹有聖德之功遂開四百之祚湯有德德之所爰
啓六百之基藉以我敬德之心嗣之乃可繼天命而多歷年耳况
王乃自服士中之初天命去留所係甚重初之不敬將不能嗣功
亦何能嗣命哉○此言初之當慎以起下也天命自文武受之成
王繼之故曰嗣受我亦何重示短不可知意然荷能嗣其有身者
則無遲歷年不示也功即指敬德言如禹之祖百湯之德敬者是
嗚呼節召公歎息語嗚呼今王初服不可不謹者為何譬如人家
生子無不在其初生後提時教訓他使習于為善則知謙順明日
漸開學不稍虧其德之休而省哲之命于天者竟似自家生的
一胎若失此初生時後來便難強矣然則人君初服顧可忽乎知

八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今王嗣受厥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繼受

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

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

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

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肆惟王其初服也王其

今天意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以禎祥而為吉。妖孽而為凶。或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其惟王勿以小民

初服能謹自然命。哲命吉命。歷年。與自昭。哲命者。無異不然。則反是矣。奈何不謹乎此哉。此申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嚴也。罔不二句。就喻意說。今天以下方發。則若字正意。惟水天所命

然。成章時能習于善。乃有以全之。故曰自昭命。哲以惠言。命吉凶。謂禎祥。妖孽之應。命歷年。謂享國長久也。要補皆不可。即意然

不可知而未始不可知。只在初服能謹與否耳。宅新節。今澤邑新成。我王來宅。此以圖治正所謂初服也。以為王

計其當及今奮發。勉于德。以端其本。不可稍有怠緩之心也。益歷年。短長係乎民心。民心向背。原于王德。王其以此德而著為誠

民之用。則民心安。而天亦因以祐上天。而保長久之命。無難矣。此示以謹初服之要。不外敬也。肆放也。應前疾敬德而言。王來宅

鄭邑。乃初服之時。所以必疾敬德也。此謹德于己未說到所政臨民上下句。加一用字。言以德而為誠民之用也。

王勿自至于刑者。德之反也。今民習樂。既久。過用非法者。固多。王切勿以其法者。必以莊繩之。亦敢為刑戮。以用治也。蓋民雖頑而

哲本厚。雖順其性。而利導之。則非舜之習自改。而不患無轉移變化之效矣。此言化民不得用罰也。亦子有昧言民。即非舜而上

亦不得遽用刑也。蓋刑乃撓逆人心之具。不能以刑止刑。以殺止殺。則用治未必治也。惟因性順導。乃成化民之功矣。

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意之反。疾

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

而過之。則害愈甚。惟順前導之。則可以成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

於王之德。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益以顯矣。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求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知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周書

卷五

六

王位尊民之非與其名在君若敬守珍職則君德頌矣其為王尼
尊于天下之位必有高乎天下之德誠使德與位相則福祿有由
小民漸漬之久亦惟德刑君德而用于天下矣夫為治而德民皆
遷德則吾王之德不亦如日月之昭臨而大以顯著乎哉矣德
則誠民之本而不可不服行于新邑者也○此言化民必本于德
也位在德先正厥敬之所成位歸崇高而德亦首出是不惟居位
之元而亦備德之元矣刑用者元德之序而默感之也至此則淫
用之小民化為德用之小民正所謂若而有功者德于已矣曰
敬德通于民故曰

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
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
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
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
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

上下節王敬德于上而使小民用德于下則永命之通存是矣然
不獲書之王也我君臣須同心協力夙夜勤勞以無疆之恤為懷
相期曰我周受天命當大如夏四百之傳又必皆有殷六百之
祚夏殷所歷之年兼而有之可也而聖賢所以手推於王敬
德緩刑使民不用刑而當用德此承言永命之通即存乎此
○上二節言化民不用刑而當用德此承言永命之通即存乎此
也上下者言君敬于上而臣當輔于下也本乎聖賢即無疆之恤
其曰二句是以兼夏殷之歷年期之即下所云受天永命也下乃
推其所以而言曰受天永命果何以乎亦德王以小民受之而已
蓋天心以民為心能敬德則民歸民歸則命永是此意
末節召公託周公誥王將終獲拜手稽首以叩之詞新見初成
原為化導臣民我君臣當有其責德王之責歸于耳耳小臣

命惟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
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
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
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
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
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
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求命而已蓋奉幣之
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敢以王所遷之殷民及諸侯之君子與我周友順之民暨遷奉
法絕服從教化於王之威而明德播聞而勿失順受而無違此
固予小臣之職也至王之一身凡五民所視效焉益務敬德以化
民使嗣受的成命終有之而不替是豈其威而明德之實以爲
保受之地向期王以顯者乃果如是亦顯矣此則王所自盡我豈
敢日與有勤勞乎不過敬恭以奉其幣帛用供王于郊祖之際以
誓成祀天永命之文耳若其所以祈之使永者豈恃敬德以識民
豈不視乎王自能之哉公歸其一一爲我陳之可也○此總一篇

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于史氏
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惟三月誓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洛之事○
我生魄周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

初建新大下周公授使者告上之辭也王拜手
邑于東國洛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四方民大和○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
會侯甸男邦之事也公明保予小子以下成王命

之辭也公明保予小子以下成王命
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

民和見吉
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

乃洪大誥治
軍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

册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
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自盡也及後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
公而旅王者恭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

祭結此篇首節簡雖千康誥之旨乃作洛之始詞下分六段看周
公拜手四節周公遣使告上而成王復之是時公在洛王在鎬也
王肇稱至國不替時周公教王宅洛之事而并示歸者之意成王
答而留之是時公與王俱在鎬也予小子其退至文祖德王留周

必能之詞

卷五

周書

卷五洛誥七

天命以作
命是謂

公受命而致責辭之詞是時王與公俱在洛也
仲來四
公述命案察禱致忠告于王是時王在鎬公在洛也戊辰三
月成王公告留公之事而紀于篇終也

維三月哉生鸛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
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乃洪大告治
不常不可無地以居之于是始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有王
城下楹之建于時四方之民大和輯而來會其民勤矣而侯甸男
邦采衛之百工國民心之和鼓舞宣播之使皆見在執事于周百
工之勳又如此周公實總攝其事者于是咸致其勳亦不敢自逸
乃用後書洪大諧臣民以治洛之事使民益知用事臣益知播民
也萬年之基成于一月間矣○此敘作洛之始詞也雖臣民並誥
要以民為主因民和而宣播之即臣之勳也新大邑兼王城下都
說和會不過歡欣來會之意下文見士方是服斧斤版築之事咸
勳非一端如始之建觀終之督事皆是誥治諸召誥所謂用書命
庶殷侯甸男邦伯也

舉祀發政之後即歸
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
使者告上之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
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
上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
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
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
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
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
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
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
出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
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
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鸛至洪大
誥治四
十八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

王如節夫建都于洛以承天眷王之事也王以幼冲自臨如弗敢
與知上天成新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規制善後事宜
俱付之太保與我我豈敢不任其責于是繼太保而往大相視東
土凡王城下都皆規畫布置其始基吾王使作民明辟而為萬世
致治之主焉○此先敘相洛之意也重在作民明辟句首句先表
王選託之心基命定命俱指作洛說作洛以承周命其創始也天
啓之基其既成也天定之業二命字即下友所謂天休也其基基
字推開言之非基命之基謂據都會而為明明政治之主自今始
基之也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

命

予惟節所謂大相者何如予惟三月乙卯之朝至于洛師以河北
黎水交流之處殷民近便乃先于此地龜兆不從我乃收于瀨水
之東瀨水之西以為王城惟此洛邑龜正食其墨則朝會有所宗
矣我又上瀨水之東以為下都惟此洛邑龜正食其墨則殷民得
所處矣于是遣使來周以洛之地圖及獻其所卜之兆辭于王而
定都之始終庶可考而知焉○此正大相東土之事也○黎于先
者商民意在近地公意在土中不敢以已見拂衆心故先以此決
之天也下當確不吉意兩洛食者瀨瀨在洛之東瀨水在洛之偏
而龜兆俱食其墨吉可知矣呼來以圖則就為王城執為下都皆
可得于几席之間呼來獻卜則初卜不吉改卜再言亦可得卜言
辭之表此作民明辟之基而基命定命之所由成也所謂復子明

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
成成之而後定基

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
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
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
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上河朔黎水我乃上

澗水東瀨水西惟洛食我又上瀨水東亦惟

洛食呼來以圖及獻
癸卯即名語之乙卯

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其黎水交
流之內也澗水東瀨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

瀨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瀨之
間下都在瀨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

惟洛食也食者更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
其墨也呼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